

南海评弹

还天桥文化以艺魂

■ 吴一

新闻背景：近日，有媒体采访报道了北京最小的曲艺社“魁德社”的最后一位传人于小章，追溯了百年来“魁德社”三代传人的跌宕命运。如今，因为收不着徒弟，曾经风光一时的“魁德社”，于小章之后再无传人。

北京有个地儿叫天桥，老北京读作“天桥儿”，是看热闹、听戏、耍绝活儿的地方。各种信息表明，那地方当年可谓名冠华夏、远播西方，不仅集合了诸如斗鸡斗蛐蛐耍陀螺舞铁锤之类俗艺，也汇聚京剧昆曲等阳春白雪。

时过境迁，如今的天桥，昔日市井杂耍、叫卖之类的“土片”了无影踪，就是被誉为国粹的京剧也离老百姓越来越远。那些惹人喜欢的各类艺人匠才，以某种传统的名义，被放在了“高处”。难怪于小章先生这样的国宝，也找不到艺人的感觉。

旧天桥儿，变成了新天桥，意味着时代的进步，社会的变革，意味着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弥合的裂痕。沐浴了改革春风后的天桥儿，最新的定位据说是“市民文化广场”。这个概念之下，应该含有这样几个层次含义，首先是“市属”，那就要符合城市规划和区域协调，甚至还要考虑治安等要素；其次是“民属”，也就是老百姓必须在某种文明制式之内活动；然后是“广场”，表明它是属于大众的，决不可属于任何个人，这句话更不可反着说；最后才是“文化”，而在前三者限定之下的“文化”，与老天桥儿文化还有什么关系了呢。于是，中规中矩的剧场、四合院等现代仿制建筑，当体现了新市政的理念；八大怪异的雕塑或可理解为民间之象征；急匆匆亦或心神不定的脚步下就是“广场”的存在感；至于文化，老大妈舞也应是合意的，尽管那舞更多的是娱而非艺。

如此这般，似乎有些吐槽的意味。不过笔者也并非“假古董”，当年的物与事属于历史之尘埃，该涤荡的就涤荡。但若细细琢磨一番，那尘埃中还是有些金子般的小粒儿，比如有些出处的于小章们，比如没有出处却很执著的新生艺人们，如何让他们在这里活下去，活得生动，活得精神精神的呢？这个话题可大可小，但似乎又是个死题——难道说还要弄成百年前那些相吗？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笔者只是想，现在人们都在大谈文化建设，那能不能将这里再度打造成具有新时代特征的“曲苑杂坛”呢？叫尚未火起来的民间高手一展才华，叫有些绝活的人要上两下子，叫新音乐人来这里搞搞街头演出……固然新媒体已经解决了传播问题，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，仍是体验中最真切的，相信老百姓很是乐意。而那些缺艺的人，也总算有了台子有了眼巴巴的观众了。当然，这些谬见，想必无数人士已经想过，并做出行不通的结论。那就退一步，能否定期不定期组织组织某种免费汇演、免费观看之类的活动呢？

这些年，流行“文化搭台，经贸唱戏”，这话听起来很亮堂，没钱能养活文化吗？可是这个提法多少有些利用或贱卖文化的意思，天桥儿文化的命运是否就这样被裹挟着呢？惟愿泱泱华夏，留得几寸毛地，边角地，替见胡同地，让卖不出好价钱的草根艺人那里生存下去，表演下去，悲喜交集地存在下去。他们往往是我们这个民族血泪史的另一版本，当应正视。这也就是，本文题目所说的“艺魂”吧。

文化时讯

海南作家刘荆洪出专集 推介琼海美丽村庄

本报讯（记者蔡倩）海南作家刘荆洪散文集《美在琼海》近日在琼海首发。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《美在琼海》，是由中共琼海市委统战部、民建琼海市委策划，旅游专家刘荆洪创作的旅游散文集，也是一部知识散文集。《美在琼海》用细腻的文笔、独特的视野、丰富的联想，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海南宝岛上这颗璀璨的明珠。该书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，挖掘琼海各地的自然风光、历史文化、民风民俗、美食小吃等方面的特色魅力，并用文字和图片进行了详实而生动的演绎。《美在琼海》既是一部旅游散文集，也是一部知识散文集，还是一部科普旅游文集。其内容丰富生动，文字优美流畅，视角新颖独特，注重文学性、知识性、思想性、趣味性可与可读性的结合。



关注「文化周刊」
扫描二维码

“六一”儿童节到来之际，12岁海南小诗人江合诗作入选《2014年中国新诗排行版》的消息传来，引发各界对我省少年儿童作家现状与前景的关注。

孩子的文学路，如何前行？

■ 本报记者 陈蔚林

如何呵护孩子的文学天赋

尽管海南乃至全国，小有成就的少年儿童作家如同凤毛麟角。但是，在海南省作家协会连年举办的“文化下乡”系列活动之“播撒文学火种”活动中，许多中小学生的作文还是让人眼前一亮。

参与活动的作家、学者认为，这说明，我们的孩子不是缺乏文学天赋，只是没有一个能让他们自由发挥、施展文学才华的空间和平台，又有太多应试作文的条条框框将他们束缚。对于如何呵护少年儿童的文学天赋，对其进行良好的文学培养，各界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建议。

海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梅国云建议，相关领域的专家、学者应该通过多种途径、多种方式为学校、家长和学生灌输“文学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”。如在举办“播撒文学火种”活动中，海南省作家协会不仅为海南各地学生赠送中外文学名著，还邀请了朗诵艺术家到校为师生诵读文学经典，邀请省内外知名作家到校为师生开展讲座，指导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文学体裁的“非公式化写作方法”。

“我建议学校和家长多引导孩子阅读纯文学作品，这对提高他们的写作和文学素养会有很大帮助。”儿童文学作家邓西认为，部分科幻小说、童话故事尽管情节丰富，但为了抢占市场和延续生命力，通常以较快频率在较短时间内不断推出连载，文字上却没有进行精雕细琢，“孩子读完可能记得故事情节，但很难被文字吸引、反复咀嚼”。

儿童文学作家三三也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同样建议。生长在教师家庭的她从小就喜欢文学。可当时供孩子们看的书籍不多，在她还没有把字认全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阅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和艰涩难懂的鲁迅全集了。或许年幼的她并不能完全体会那些文字，但她说：“读懂与否，现在想来并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从那时起，我同文字之间建立了一种说不出的亲近。”

海南省国兴中学语文教师钟建敏则希望，家长能够珍惜孩子与生俱来的丰富想象力和文学创作欲望，给孩子更为自由宽松的写作环境任其发挥，“哪怕是语文老师，都无法说是去‘教导’学生如何进行文学创作，只能是给他们引导和鼓励。”从教多年的他颇有感悟，“孩子是会自己成长的，我相信他们能从实践中获得更多。”

文/陈蔚林
制图/杨薇

近日，《2014年中国新诗排行版》集结出版。这部中国诗歌的年度权威选本，共收录300多首优秀诗歌作品，其中不乏西川、大解、叶延滨、林莽等当代名家之作，充分展示了去年中国诗歌创作的年度成就。

在这个星光熠熠的排行榜上，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江合凭借作品《军训时，想到潘维在那遥远的北方》，与他的父亲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知名诗人远岸胜利“会师”。

入选排行榜的诗歌出自江合的个人诗集《神秘星空》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去年这部诗集出版时江合年仅11岁。10岁便成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的他，至今仍是600多名省作协会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个。



江合诗集《神秘星空》

小诗人将目光引向海南

“军训时/阳光是犁/我们是麦子/军训时，我想到潘维/想他在那遥远的北方/看那缩成黑色纽扣的村庄/军训时，我渴望/南方有白色的飘雪/或者一场彩色的雨。”

每个中国孩子的回忆里，都或多或少有过关于军训的“灰色记忆”。尤其是在南方炎热躁动的夏天，单薄的身子套上密不透风的迷彩服，再不断地稍息、立正、站军姿，直到灼人的日光将眼前的一切晃成重影。

一样被太阳晒得脑子发昏的江合却与其他孩子不同，他从眼前层层叠叠的重影里看到的不是空调、西瓜、冰汽水，而是诗人潘维站在遥远的北方，站在那缩成黑色纽扣的村庄里，凭借他的情感和笔墨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独领风骚。

日积月累，他把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写了下来，用几行韵律丰富的短句连成朗朗上口的小诗，再一首一首地将它们收集起来，最终集结推出了个人诗集《神秘星空》，成为少年儿童乃至成年人的枕边书。

这并不是一个孩子的闲言闲语、写写画画。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、著名文学评论家陈剑晖曾评价江合的诗歌“是心灵与想象的天籁之音，是值得阅读的上乘之作”；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、《诗刊》副主编、著名诗人李少君也认为江合的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，充满了童真童趣。

一个12岁小诗人将中国诗坛的眼光再次引向海南。省内外媒体接踵而至，带着人们的追问来到这里，想知道——是什么样的钟灵毓秀，养育了诗歌稚嫩纯粹的灵魂？这片“神秘星空”下还有多少像江合这样的小作家？

少年儿童作家寥寥无几

可是，查找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名册，能满足“少年儿童作家”这一条件的竟只有江合一人，再往上数，就是19岁入会的青年网络作家黄朝喜了。

海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梅国云认为，江合之所以能够创作出“把属于孩子的想象用一种非儿童诗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来”的诗歌，除了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，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和诗歌浸润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——其父亲远岸曾是海南省第一位加入作家协会的在校大学生、海南“红帆”大学生诗社创始人，已凭借多部诗集将多项知名文学奖项收入囊中。

记者第一次见到远岸，就是在《神秘星空》的读者见面会上。他一手举着崭新的诗集，一手拉着还有些羞涩的江合，满脸笑意地向闻讯而来的读者介绍他引以为傲的儿子，说到兴起还翻开诗集朗诵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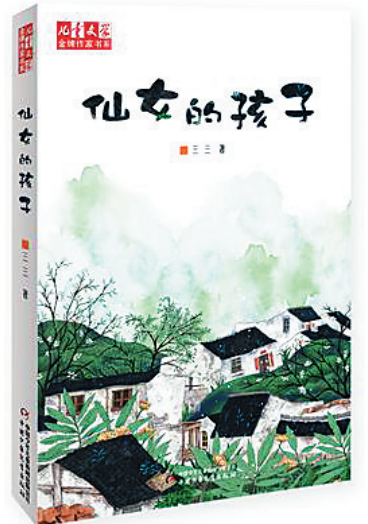
并不是每个孩子都生活在朗朗诗歌当中，也不是每个父母都肯放手让孩子拥有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。梅国直言：“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下的孩子不是成日里学习、背书、考试，就是被不由分说地塞进形形色色的‘兴趣班’里，小小的人儿忙得昏头转向，根本不知道他们所培养的‘兴趣’究竟是自己的‘兴趣’还是父母的‘兴趣’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情去读自己想读的书，提笔写自己想写的文字呢？”

从事语文教育工作多年的海南省国兴中学教师钟建敏也有同样体会：上个世纪90年代，许多学生在校文学类刊物《绿山兰》上发表诗歌，而如今《绿山兰》上刊发的诗歌已越来越少。他还记得，1999届的一名学生在毕业前送了他两个厚厚的笔记本，是亲手写的武侠小说，“可现在，连日记也没有几个孩子能够坚持去写，对文学创作有着如此热情的学生更是难得。”

“我们应该承认，历朝历代曾经涌现出诸多如同曹植、骆宾王、王勃一般的文学天才，他们的著作流芳千古。而如今，放眼海南乃至全国，少年儿童作家虽然还有，但其数量与作品质量已相去甚远。”梅国云不无遗憾地说。

我省儿童文学创作开枝散叶，作家们建议让海南孩子读“有家乡味”的儿童文学

■ 本报记者 陈蔚林



三三《仙女的孩子》

期的海南落后于文学发展潮流，又因迫切需要组建作家队伍以促进文学大发展、大繁荣，最初我省作家队伍结构并不合理。直到几年前，儿童文学创作名声响亮的也就只有三三老师，近几年才有邓西等作家转型投入儿童文



三三《我和铁车》

学创作。因此，儿童文学一直徘徊在大家的视野之外。”但赵长发并不因此妄自菲薄，“我从来也不觉得儿童文学处于边缘地带，而认为，既然每个人都是读着儿童文学长大，它应该是让我们走进文学的第一扇门。我敢说，若



赵长发《一厘米的国王》

将儿童文学这个基础从我们的生命中撤离，文学的大厦将轰然倒塌。”

许多小读者在阅读了他的海洋童话系列、蓝色梦想系列之后，为此感到惊喜并普遍表示：“通过您的书我们认识了一个美丽而奇妙的海洋。”赵长发

认为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儿童文学的重要性——作为辅导教学的一种载体，儿童文学让孩子们吸收到更为多元丰富的知识，探知和触摸了未曾到过的世界。这些并不立体的文字，却能更大程度上激发他们的想象力，就如同“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一千个孩子的想象中也会有一千个孙悟空的模样。

海南儿童文学作家邓西也对海南儿童文学发展前景表示乐观。她不赞成部分作家因“儿童文学市场狭窄”而不愿涉足，而是认为求知若渴的儿童相较于忙碌的成年人而言有更多阅读需求，因此儿童文学市场反而更为广阔。为了让海南儿童读到“有家乡味”的儿童文学，而不是难以融情于书的“舶来品”，她会坚持写下去。

而赵长发还萌发了在海南省作家协会中组建“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”的想法，“虽然我们现在作家数量实在有限，还撑不起这样一个组织，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会有更多作家加入这支队伍，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海南的儿童文学创作水平。”